

治小家若烹大国

——读衣向东《牟氏庄园》

文\本刊特约撰稿 赵瑜



《牟氏庄园》衣向东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年1月

早些年读《红楼梦》，一群脂粉气息浓郁的女孩子中，有一个叫做王熙凤的辣妹子，颇善治家，万事由她调理皆成其好。当时，我就想，女人的性格不似男人这么直线式的发展，以其内里的曲折，更适合调理诸多繁杂且琐碎的事情。

若仔细翻阅我们的历史，可知，其实是女人创造了管理这个词语。文明的初源，便自女系氏族社会始。及至读到这册《牟氏庄园》，便像找到了又一个例证一般的舒服。

是啊，在山东省栖霞县，现如今仍保留完好的牟氏庄园，过去是一个兄弟不和、家族群居的地主庄园。数十万亩的田产，几百亩的庄园，规模庞大的家丁及下人，竟然是在一个夫丧子幼的寡妇打理下平稳地度过了数十年时光。

这一传奇的旧事在《牟氏庄园》作者衣向东的故乡已经被口口相传为一个充满了民间语文色彩的传说。作为一个写作者，衣向东捡拾到了这些散落在民间的传说片断，用自己丰润的笔当作针线，缝补了这个破落的故事。他往庄园的东宅里种上善意的推测，又往庄园的西宅里种了戏剧的传说。这样，一个旧时代的庄园大戏拉开了幕布，我们看到了一个形象饱满的姜振帼，在一个时代的舞台上演出，她表情丰富，或用水袖甩出寂寞的眼神，或转身唱出坚定的意志，或回眸一笑露出狡黠的智慧。

历史题材的影视剧这些年风靡得很，这恰好给大多数读者做了普及。一提及庄园，我们很容易便想到苏童笔下的那个大宅，甚至想到了张艺谋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里所刻意描摹的“四合院点灯”的寂寞。“庭院深深深几许”的闲愁在一些深宫大宅里，“知音少，弦断无人听”的寂寞也在一些深宫大宅里。然而，在这样一种无法言说的寂寞里，一个女人是如何一步跨过这些软弱的词语，走到了理智的岸边。这需要一个庄园的故事来细细解构。衣向东做到了这一点，他给了我们完整的答案。

在小说《牟氏庄园》里，女主角姜振帼所遇到的内忧外患都镶嵌在那个时代的月光下，草地上，小说所营造出的特有的时代氛围让我们感慨不已。人性在特殊的时代总会被一些所谓的制度压抑，甚至变态。而在当时，却是最为正常不过的事情。譬如在《牟氏庄园》里，便有着和《红楼梦》一样的情节，当下人受了委屈，或者被冤屈的时候，只能选择自杀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而女主角姜振帼发现了真相，也不过是用“厚葬”死者，或者给家属多些抚恤来表达自己的仁义。

虽然只是一个家族故事，但我国自古便有家国不分的传统。一个家族若要发展，必须要在和别的家族相处的过程中处于强势地位，才可以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又或者，家族发展得大了，必然会出一些不争气的子女来，而教育这些子女更是一件大事。在《牟氏庄园》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堪比国家的庄园，在一个女人的治理下曲折发展的故事，我们看到了一个有故事的女人，一个有故事的庄园。

所有的故事都是发生过的，我们只能接近，而无法抵达。作为写作者，衣向东用他所食用过的故乡的食物一点点地靠近牟氏庄园。这样，就很好。

杜光辉新书《可可西里狼》：

无人区里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文\海南日报记者 卫小林

2010年1月，我省作家杜光辉的长篇小说《可可西里狼》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很快，该书就引起读书界和文学界的强烈关注。著名作家雷达、陈忠实等均撰文对该书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近年出现的长篇力作之一”。日前，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杜光辉，听他讲述可可西里无人区不为人知的故事。

Q&A

缘何对可可西里情有独钟

海南周刊：在普通读者心目中，可可西里遥远而神秘，你为什么对它情有独钟并且描写得如此绘声绘色？

杜光辉：我16岁参军，就在青藏高原服役，当的是汽车兵，因而跑的地方也就多了，对青藏高原非常熟悉。

海南周刊：那么进过可可西里了？

杜光辉：当然。那是30年前，我所在的部队奉命配属总参测绘大队，进入可可西里执行任务。对军人来说，服从命令是天职，因此我也就随部队进入了可可西里无人区。

海南周刊：进入可可西里的过程很艰难吧？

杜光辉：那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得清楚的。可可西里给了我人生中印象最深刻的记忆。无边无垠的冰天雪地奇冷无比，氧气稀薄得令人喘不上气来，荒无人烟的寂寞令人窒息。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那里却生活着成群结队的藏羚羊、野牦牛、黄羊、野马、野驴、哈熊、鬣雕、恶狼、小鸟……种类多得数都数不清。就这样，可可西里给了我一个既令人失望又令人感觉神奇印象。

海南周刊：从此以后就无法忘却？

杜光辉：做梦都忘不了，你说我不喜欢它吗？作品中能不写它吗？围绕可可西里，我写过《金蚀可可西里》《可可西里的格桑梅朵》《哦，我的可可西里》等好几篇小说，但直到今年推出长篇小说《可可西里狼》，才算把我对可可西里的认识理顺了，认识程度也算加深了。

人类应重新审视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海南周刊：你原来是怎么认识可可西里的？

杜光辉：从第一次进入可可西里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30年了，这3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人们思想观念大跨越的30年。我最早对可可西里的认识很肤浅，只觉得那里是神秘的，当时并没有更多想法，只是觉得神奇。

海南周刊：后来呢？

杜光辉：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触动我对这个问题往更深层次思考。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贪念或称欲望，正在快速渗透到可可西里，可可西里的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使我对可可西里以及人类自身的认识慢慢得到了加深。

海南周刊：思考的深入对你写作也产生了影响吧？

杜光辉：原来写作，我还没有多少环保意识，后来逐渐有了环保意识，也只局限于人的破坏性活动，影响的只是人类居住的周边环境。但后来传媒报道的许多新闻事实已经表明，人类的某些恶行，已经深深影响到了可可西里，连可可西里的生态环境也遭到了严重破坏。

在某一天，我才突然醒悟到，原来，地球环境的破坏，包括像可可西里那么遥远的地方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其实都是由于人类的贪念造成的。

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出现这种结果，但只要人类贪念尚存，无论是多么美好的环境，都会遭到破坏。



杜光辉

海南作家杜光辉的

长篇小说《可可西里狼》日前正式出版，该书描写了一支解放军测绘分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执行测绘任务，在那里和野生动物、大自然所发生悲怆、凄婉的故事。作为当年进入可可西里解放军部队中的一员，杜光辉亲历了无人区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幕，为他创作这部小说积累了丰厚而独有的生活素材。



《可可西里狼》杜光辉 作家出版社
2010年1月
卫小林 摄

我知道，描写人类贪念、自私等人性弊病的文学作品古今中外已有很多，但是，还很少有人从环保的角度来表现人类贪念给环境造成的恶果。《可可西里狼》是比较完整表达这种观念的一部作品。

海南周刊：为什么从首次进入可可西里到现在时隔30年才写这本书？

杜光辉：从我退伍以后，其实最想写的题材就是可可西里，但近30年过去了，我才发表第一部描写可可西里的长篇小说《可可西里狼》，主要限于两方面的制约：第一，我自认为写作功力还不够，不足以写好可可西里；第二，以前我一直认为自己对可可西里的认识还不够深刻，特别是就环境保护与人类之间关系的认识，还远没有形成自己比较深刻的想法，直到《可可西里狼》这部小说出版了，我才敢说我的主要观点已经理清理顺，那就是人类应该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海南周刊：点到了人类自身与大自然关系的要害。

杜光辉：去年4月，我曾在《环境与生活》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总的意思是说，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已经越发严重，必须用新的认知论来约束人类自身的欲望，约束人类对大自然的掠夺和破坏，否则，人类和大自然永远无法和谐共处。

海南周刊：其实，你的思想与全球关注的目光非常一致。

杜光辉：我只是用文学手段进行作家的思考，仅此而已！

写作是一生最大的追求

海南周刊：能否讲讲你现在的写作生活？

杜光辉：这个问题说起来恐怕会被一部分人认为不可思议，甚至被认为是笑话。

我已经很长时间都是这样在写作了：早上起来就写，一直写到午饭。午饭后再写，直到晚上。几乎每天都有10个小时在写作，一天至少能写1万字，写起电视本来，几乎一天写一集。

海南周刊：这个速度非常惊人！

杜光辉：我以前都不用手机，家里、办公室都有座机，谁想找我能找到。

现在有机手机了，但十天半个月没有一个电话。我家的电话最少的一个月才缴费21元，其中20元是电信的

座机费。我基本不怎么与外界交往，只是在写作。

海南周刊：每天10小时，全情投入写作。

杜光辉：我既然已经把写作作为一种人生的最大追求，就不再给自己头顶上方悬挂一个新的诱惑，就是别人悬挂，我也不会去看一眼，否则不可能静下心来，坚持每天10小时创作。就是这样，写作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追求。

海南周刊：获奖作品肯定很多吧？

杜光辉：《中篇小说选刊》的优秀中篇小说奖、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全国首届环境文学优秀作品奖、全国铁路文学奖、海南文学双年奖等奖项倒是获了不少，总共有20多个了。

海南周刊：有没有可可西里题材的小说获奖？

杜光辉：中篇小说《哦，我的可可西里》获得了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正是这次获奖，陈忠实先生指点我，要把它写成一部长篇小说。这样，我经过8年思考，创作出了这部《可可西里狼》。

海南周刊：陈忠实评价如何？

杜光辉：他在我这部小说付印前读了书稿，然后交给我一篇评论文章，题目是《关注人类命运的力作》，我想这就是他对我这部小说的评价吧。